

The Golden Wing  
A Family Chronicle

# 金翼

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

林耀华 著 庄孔韶 方静文 译

(1944年英文原始版)

The Golden Wing  
A Family Chronicle



林耀华 著 庄孔韶 方静文 译

Copyright © 2015 by Life Bookstore Publishing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金翼：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 / 林耀华著；庄孔韶、方静文译。

-- 北京：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5.5

ISBN 978-7-80768-067-3

I . ①金… II . ①林… ②庄… ③方…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61439 号

图书策划 杨震林

责任编辑 郝建良

装帧设计 罗洪

责任印制 常宇强

出版发行 **生活书店** 出版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14.25

字 数 165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34.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7； 邮购查询：010-84010542)

## 前言：《金翼》两个版本的差异

1984年，在我做了林耀华先生的博士候选人以后，似乎研究的兴趣很快从中国西南山地民族转向了汉人社会。之前我就知道他的书房里有一本墨绿皮的精装英文版《金翼》（1948年版<sup>①</sup>），后来我借阅的同时，还有宋和的台湾繁体字中译本，这当然是同一本书的不同文本。在笔者多次访问“金翼”黄村田野调查间隙，时而拜访林先生，一同核对现实和书中的新旧人名、地名和往事，以方便新的调查。

直到1990年至1992年赴美博士后研究期间，我才在华盛顿大学（西雅图）的苏塞罗图书馆（Suzzallo Library）第一次找到《金翼》1944年英文原始版<sup>②</sup>，虽然早就知道这个版本，不过从书架上抽出来翻阅，感觉被书本储存起来的时光瞬间得以延续，尊敬与惶恐油然而生。当时，我大体上注意到前后两个版本的异同，特别是1948年版后面多了一章学术解说。我时常在图书馆里阅读，那里复印很贵，当时只印了这本书中腊斯克（B. Lasker）写的序言，并首次译成中文，以“隐然浮现的伟大目标”为题，发表在学术刊物

---

① 1948年版《金翼》原计划1947年出版，后拖延至1948年面世。

② *The Golden Wing, A Family Chronicle*, by Lin Yuch-Hwa, Ph.D.,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4, New York.

《思想战线》上<sup>①</sup>。

1940年，林耀华先生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获得博士学位后，留美陪伴患病妻子期间，根据他在家乡福建省闽江流域黄村及所在县、乡、镇（今福建省古田县境）的生活经历，以及他本人离开中国前在1936年和1937年最后两次田野工作，写成了小说体《金翼》。这本书描述了两个农村家族兴衰的历史过程，并以当时功能主义学派新论——平衡论——融入字里行间，以展现人类学理论对社会历程变迁的深度解析。时任太平洋学会会长的腊斯克先生为这本书作序并推荐，终以《金翼：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为名在美国出版。

前两年，我的博士生方静文获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基金赴美研习，嘱她再次查找林先生的1944年版《金翼》，我希望我和方静文能赶在此书问世70周年（2014年）时推出中文全译本。方静文在2012年9月12日给我的电邮中，也写到她和张锐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查书的情景，当他们在高高的书架上一下子发现林先生的1944年版老《金翼》，“拿在手里的瞬间，有一种久违的熟悉和感动”。他们一下子获得珍贵文献的感触同我二十多年前何其相似乃尔！经她查阅，《金翼》的英文版主要是1944年（纽约太平洋协会版）和1948年版（纽约版和伦敦版）；1974年还有一版<sup>②</sup>，应是1948年版本的重印。所以，就内容而言，只有两个版本，即1944年版和1948年版。而后者对前者的修订是林先生在成都完成的。林先生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我在成都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代理系主任，太平洋关系研究所的何兰德（W. L. Holland）先生曾来华与我会

---

① 《思想战线》，2005年第4期，pp.139—140。

② 由Greenwood Press in Westport出版。

晤，请我修订此书。英文修订本以‘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A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nese Familism）为副题，较原稿增加了最后一章的理论阐述，并请英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弗斯教授（R. Firth）为之作导论。1947年正式出版于伦敦。”<sup>①</sup>而且在修改手稿时，林先生的朋友萨金特夫人（Mrs. Douglas N. Sargent）曾为这本书稿做英文润色。<sup>②</sup>

现在流行的中文译本是我与林宗成翻译的《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一书，这一版今年（2014年）还被收入商务印书馆的“名人名著”系列。之前还有台湾桂冠图书公司的宋和中译本，中文书名为《金翅：传统中国家庭的社会化过程》（1977年）。这几种中译本均依据上述1948年伦敦版，而在美国1944年首次出版的《金翼：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一书则从未翻译过全书。

从《金翼》前后两个英文版本看，最重要的不在于前后副标题的变化，而在于结构的较大调整。方静文仔细核对过不同版本，如1944年版第一章“东林的早年生活”的前三个段落，在1948年版本中变成了英文版前言的一部分；第一章比修订版多了三个段落，是关于关系网络和命运的探讨；第二章有一个段落是修订版中没有的，是关于平衡、调适和再调适的；第三章有两个段落谈到东林建立的平衡有被打破的危险，而芬洲却帮不上忙，这在修订版中没有；1948年版将1944年版的最后一章的结尾加以修订，并增加了新的理论解说专章。

这样，笔者似乎很快发现了这种修订方案的原委。林先生清楚地知道论文、民族志和小说笔法的差异，然而想写小说的努力尚脱

① 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著者序”，页4。

② 同上书，“英文版前言”，页10。

却不了论文与民族志常见句式的影响，因此 1944 年版的一些学术理论依场景直接解说的段落明显地夹在众多的陈述句之中，如果要进一步保持整体性的小说笔法，何兰德先生的建议显然是将所有理论解说的夹杂段落集中起来，上述前后版本的段落调整就是一个证明。不过如此一来，虽然《金翼》小说体行文如愿以偿地变动了，但人类学平衡论的解说则不明白了，这大概就是书后增加较为独立的“把种子埋入土里”学术诠释专章的原因，表明林先生借小说形式又不失学术根本，成为早期人类学创新写作行动的先驱，极为难能可贵。

在翻译时方静文还对比了两个版本内容的前后差异。如第四章有一段关于张家、王家和黄家同样兴盛的段落在修订版中没有；另外，修订版删去了张芬洲孩子婚礼上东林和东林母亲座次的描述；第八章关于东林在店铺中的位置和会计、医生等人的介绍的三个段落在修订版中被调整了顺序，稍后才出现；还有一段关于东林在店铺中定米价的段落在修订版中没有；第十一章中关于宴会座次的一段在修订版中也没有；第十二章关于分家过程中担保人角色的介绍在修订版中也没有；第十五章关于东林在家庭中的长期缺席对家庭内部矛盾的影响，以及二嫂向凯团征求意见而将关系网延伸到家庭之外的段落在修订版中也没有。

以上的内容增减，可以肯定有些是详写和略写的选择问题，但似乎也隐现修订主导者与作者的跨文化认知差异，从而决定了取舍之判断。在古田乃至更大的范围，庆典与聚会的座次问题在日常生活中十分显眼，总是被众人关注。我在《银翅》第十五章等处，多处表达这一民俗的人类学意义。它相关于人伦秩序、隆礼与睦族的传统儒家原理，影响至今。因此可以说，仅在这一点上，林先生的 1944 年版的原始选材更具人类学意味，相信各位在阅读时会有所体会。

除却以上成段的变化，还有一些小的调整，比如原版比修订版多几个句子或者少几个，或者表述略有不同。如林先生所说，这是因为新版的英文表述经过了润色。应该说，英文1948年修订本更加流畅和口语化了，而1944年版的小说体则混有理论解说的一些片段，继续保持着人类学家民族志夹叙夹议的写法影响。于是，为了展现新旧英文版本写作差异并在中文译本中留下印记，我和方静文在1944年版《金翼》的中文翻译与行文润色时，逐句核对英文与中文的不同版本，并悉心于人类学与民俗用语的甄别与选择措辞，呈现了与1948年修订版及其译本的些许差别。

大体上说，1948年版《金翼》的译本明显口语化，若和原句对照，这次1944年版译本的准确性更为贴近英文文本，介乎书面语和口语之间；和1948年版比较，本书多见民族志式样的转承衔接用语和陈述句。这样，我们的中文新译文体现了1944年《金翼》原始版一方面要尝试写小说，而在一些地方又没有脱掉论文和民族志陈述句的特点。尤其1944年版的字里行间，林先生是混合了平衡论解说的，在所描述场景即时做文化解释的时候，学术化的句子形态就出现了，尽管不是在全书的整个篇幅。

我和林宗成从1983年就开始翻译1948年版《金翼》，每人各半。那时我和宗成还都没有去过福建“金翼”黄村，个别译名仍然会有一些不准确的翻译，例如那里特定的女神庙，后来知道是古田老百姓熟悉的陈靖姑庙，或临水陈太后庙。

此外，林先生的1944年版《金翼》多处描述的年节习俗用语，似乎也不易按意思直译，所以我们此次的译本，从英文倒回来理解和查阅文献，使用了汉人社会更为常见的用语，如“长明灯”、“冥币”、“阎罗十殿”、“七夕（乞巧节）”、“金童玉女、牛头马面”、“元



宵节”（上元节、灯节）、“盂兰盆节”（中元节及民间称谓“七月半”）、“拗九节”（直译“孝顺节”）等；也有在翻译地方民俗和人生过程的地方尽量使用地方惯用语，如一些仪式上使用的木制“甑子”、“红毡”、象征性的仪式“鸭母渡江”等。葬礼上至今呈现的“魂帛以白绢为之，如世俗所谓同心结者，垂其两足”、“以此依神”<sup>①</sup>之遗风，若不知此象征渊源，有的版本的描述性直译则会显得很奇怪，甚至“同心结”被译成了“蝴蝶结”（宋和译本），则完全曲解了。

当林耀华先生试图将古田人在婚礼或节日的押韵民谣译成英文时，着实费了不少心思，几乎和中英文诗句对译的难度不相上下；然而如今要倒回去翻译，便只有查阅笔者亲历这些场景的歌谣笔记，以及在福建 1989 年拍摄纪录片的素材中，寻找林先生《金翼》中的英文歌谣的恰当译法，即还原古田民谣的节奏和韵脚，其推敲字句的难度，还因林先生当年的英译句式已经为了符合英美读者的习惯做了改变。如今的 1944 年译本在几处出现的一再推敲的民谣新译文，显然已经不同于 1948 年版《金翼》的中译本了。

我再回来谈谈一代代人类学家撰写文化的持续努力，人类学小说就是这样一种成功的借用性尝试。从林先生的《金翼》先后两个版本的结构与内在变化，可以看出从学术专论到小说之间的笔法过渡的痕迹，它包含着人类学家走出去和返回来的过程中，书写与表达的一再变化，理论接受、改变与变通的转换，译者对著者思路的艰难梦寻，以及未来读者对人类学先驱著作和多种译作的令人期待的评价，从而能更好地理解处在传承中的地方人民的文化秉性，以及当世社会交流中的人类选择及其表述。

---

<sup>①</sup> 朱熹：《朱子家礼》，清康熙四十年刻本，卷四。

最后，衷心感谢杨震林先生的慷慨允诺，在明年同时推出我导师林耀华先生的 1944 年《金翼》原始版中译本，以及再版我本人的《金翼》学术性续本《银翅》。这一直是我们共同关心的人类学田野地点，在这片土地上，几代人深埋了学术的种子，并且已经生根、发芽。谨此庆祝《金翼》原始版面世 70 周年，以及它的新译本诞生！

庄孔韶

于北京景山老宅

2014 年 11 月 28 日

## 英文版序

如果进行社会研究的西方学者希望明了是什么力量在维系中国社会并使之运转，他们必须学会正确理解诸如权威和责任这类关键性的概念，使其脱却众多西方人习以为常的看法和实践。在中国，权威和责任是由在今天看来颇为独特的传统关系所制约的，然而在现代社区和国家得以形成之前的漫长岁月，类似的传统关系也同样存在于西方社会。正如在其他的东方社会，中国的家庭仍然行使着在西方国家早已被其他机构取代的职能。此外，家庭尚凌驾于个人之上，以无形的纽带尽可能束缚着个人的行动。但仅了解这些是不够的。如果我们力图理解种种似乎阻碍实现全面现代化的那些因素，诸如态度的涵义、行为的方式以及社会的习俗，就必须了解在独特的环境中，中国家庭的机制是如何运转的。但是“机制”一词又可能使我们误入歧途，因为任何社会机体，不论是大是小，其运转都并非机械而是自动的。中国社会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这不仅因为它必须进行显而易见的调整，以适应技术革新和来自国外的不同影响，而且在于观念的更新。现在陈规旧习正在瓦解，新的观念正在形成。

几项有关中国家庭的重要研究已经完成，或者正在进行之中，但本书是与众不同的，因为书中揭示了家庭的运作以及适应现代需

要的内部动力。本书的表现手法也别具一格，但我希望学者们不要因此而否定其科学的分析和特点，其方法显然可称之为“参与观察”。尽管也许不能完全确定作者就是族长东林之子，却有足够的根本性资料表明，他同这个家庭的关系无比亲密，他对这个家庭自 1910 年至大约 1941 年日本人进攻福建期间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了如指掌。

林耀华教授是一位年轻的人类学家，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完成了数件公认具有学术价值的技术性工作。在过去数年中，他参与了几项由中国边政协会和其他机构所资助的田野考察，应政府所请，在云南、西康和四川诸省，搜集有关黑彝和其他土著的资料。当这些民族同外部世界的交流大大加强之际，这些资料被用于制定保护性的和发展的政策。林属于这样一批中国人类学家，他们力图使用精确的现代科学研究方法考察中国社会环境；然而在其同时，并不接受由非东方观念所导致的先入为主的偏见。太平洋关系学会近来推出了这些学者的几部专著。顺便提及，这些学者的努力已引起了英国和美国社会学家最强烈的兴趣，就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实践而言，也许可称之为难能可贵的进步。

就本书而言，这一非正统方法具有特殊的价值，因为它使我们可以直接地了解中国家庭的日常生活。当然，本书描写了一个特定的大家庭的生活，但是任何曾亲临其境，尤其是在中国南方沿海地区生活过的外国人都会觉得此情此景颇为熟悉。例如，近年来，在广东和福建豪门大族所居住的壁垒森严的村庄中，由望族捐款雇用的乡丁仍随处可见。国内的动乱和纷争导致了地方社会更加团结。改邪归正的土匪往往摇身一变，成为带兵的头目或政府官吏。大家族虽共居一堂，但已婚诸子已另起炉灶。在经过数年相对安定的生活之后，仍要修建更新式宽敞的房屋以显示其富足。望族大户的生

活十分复杂，他们分居三地，一家住在村中祖宅，一家在县城，还有一家在香港城市。那里迅速发展的海外贸易和移民使他们的生活更加复杂化。因此，自然而然地，家族之长便身兼数职，既是大地主，又兼营工商，还出任地方官职，尽管他仍自称以务农为业。由各家族所控制的河运业、小型工业以及原始企业不断地合并为现代公司，但很多旧传统原封不动，例如资本和利润的定期分配和企业不断重组。

这部书读起来就像小说，它的最佳之处是娓娓道来，细致入微。如行动的发生，事务的安排，事实的依据和人情百态。如果想要充分了解其最本质之处，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看到的一些生活细节：吃饭时一家大小就座的次序，稻米或鱼类交易的过程，汽船公司的账目，如何耕种族田，家长在耕作时的确切作用，年轻的子侄、中年的姑娘和雇用的工人，所有这些都助于读者正确理解书中的人际关系，他们的责任，以及每个人的信仰和态度。

有些人或许觉得对定亲、成婚、葬礼和其他仪式所费笔墨太多，但恰恰是因为以前的描述往往着重于讲明许多延续至今习俗的传统一面，以此同现存的两相对照，可以凸显当代习俗的重要变化。颇为有趣的是，书中详述了家族成员的两种适应方式：一类仍固守传统，依靠祖传田产为生；另一类受到现代教育和基督教思想的影响。于是，对西方读者而言，中国传统适应现代发展的某些神秘难解之处便荡然无存了。我们既不贬低，也不过誉其为人类学领域的不可多得之物，因为我们看到在这本书里，这种适应其实同几乎任何西方城市都随处可见的家庭、团体和社区内的适应大同小异。

因而，本书可为特定问题提供现成的参考资料，使我们了解处于转型期的、主要是沿海省份的中国社会。在今后几年，由于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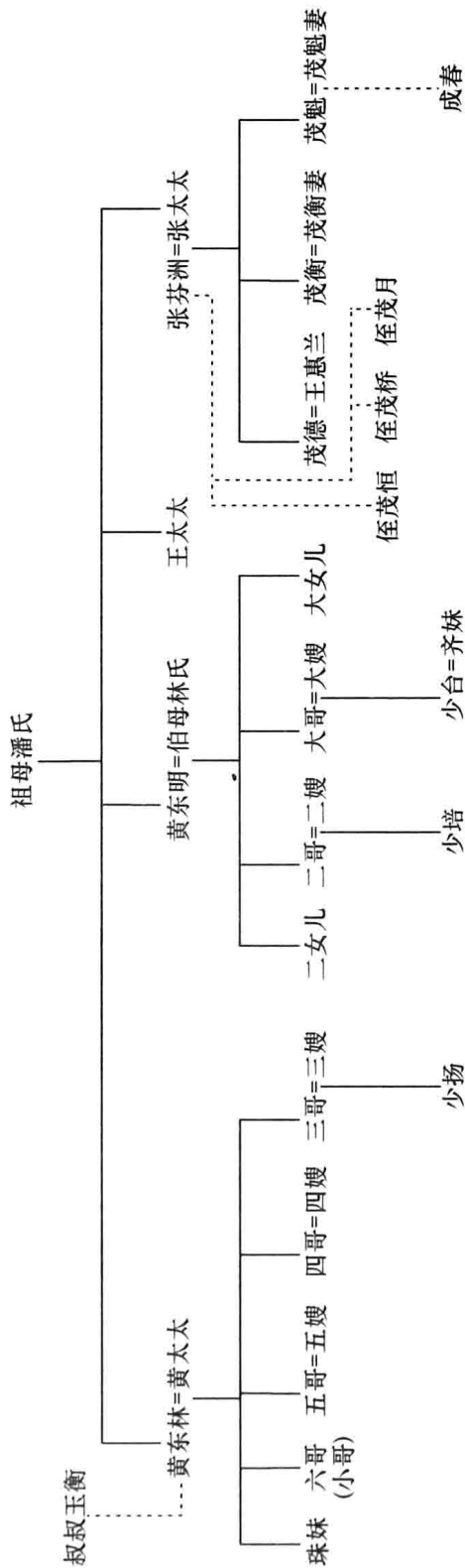
战后的救援和重建工作，很多西方人也许会应召而来，同中国商人、官员、劳工管理人员以及其他人员进行商业和公务往来。他们希望消除一切误解，尤其确保不会在无意之中冒犯中国人，或触犯其讳言之处。本书刚好为他们提供了所需的指导，这是那种零零碎碎的礼仪手册所做不到的。对于广大的读者来说，这是一个应从头到尾阅读的故事。读完之后，我们会了解许多事实；而且，这本书描绘了中国人丰富多彩的生活场景，文笔流畅感人。读了这本书，不论我们是否接受作为主人公家长的人生哲学，不论我们是否被这个或那个不重要人物的不义之举所震惊，我们所体会到的都绝不仅仅是同情。我们都会感觉到中国文明的辉煌，它已延续了很多世纪，现在正经受最严峻的考验。透过书中几乎人人具备的脚踏实地的秉性，总是隐然浮现着个人所无法包容的、更为伟大的目标。

作为这套丛书的惯例，我要指出，虽然本书是在太平洋关系学会国际秘书处主持下出版的，它只代表作者的个人见解，作者对书中一般表述的真实性负责。与此同时，秘书处希望在此对作者表示感谢，感谢这本书超出了一般出版物的范畴，它为向西方人传授有关中国的知识做出了最为有益的贡献。

B. 腊斯克

1944年10月1日于纽约

# 《金翼》中张、黄两家谱系表





1941年，林耀华先生与饶毓苏女士在美国新婚留影



# 目 录

前言：《金翼》两个版本的差异 庄孔韶 i

英文版序 B. 腊斯克 ix

- 第一章 东林的早年生活 1
- 第二章 摆脱贫困 14
- 第三章 官司 27
- 第四章 张家新居 38
- 第五章 入学 50
- 第六章 村里的节日 60
- 第七章 农业系统 70
- 第八章 大米交易 79
- 第九章 店铺的生意 89
- 第十章 芬洲的命运 98
- 第十一章 求学雄心 107
- 第十二章 分家 116
- 第十三章 店铺的分裂 127
- 第十四章 土匪 136
- 第十五章 兄弟纷争 146
- 第十六章 店铺的扩展 158
- 第十七章 张家与黄家 167
- 第十八章 地方政治 178
- 第十九章 河运 190
- 第二十章 僵局 200